

父子擁軍

在黑龍江省綏化市明水縣，有一家家喻戶曉的食品企業，這個企業的名稱叫“明水縣麗華蛋糕城”。但是，有的人還不知道這是一家已經堅持三十年的模範擁軍企業。

今年64歲的于蓋雙，改革開放後，即於30年前的1987年春天，經明水縣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，辦起了一個個體糕點鋪。他家糕點鋪開張之後，生意一天比一天好。他和老伴商量，咱們能有今天，一要感謝黨的改革、富民好政策，二要感謝人民子弟兵保護咱們有個安全的做生意環境。於是，每逢八一建軍節，于蓋雙都要和老伴一起帶著特製的糕點，到明水縣人民武裝部、明水縣武警中隊、明水縣武警大隊，對官兵進行慰問。

到1996年，老兩口慰問子弟兵堅持了整整10年。1997年春天，兒子于國峰從部隊轉業回到明水縣。于老漢和兒子一起籌集資金，同心齊力建立了全縣最大的現代化糕點企業——麗華德糕點城。他們的蛋糕生意，做得風生水起，服務質量、糕點質量均堪稱一流。

更加令人高興的是，於國峰總經理繼承父母擁軍的光榮傳統，從1997年起，每年八一建軍節，提前特製三個八層特大蛋糕，然後用專車分別送到明水縣人民武裝部，明水縣武警中隊、明水縣消防大隊官兵那里。與此同時，營業員們還送來有特色的各式各樣的糕點。

到2017年八一建軍節，于氏父子已經堅持三十年擁軍——用又甜又有營養的蛋糕和各種點心慰問親人——人民子弟兵。

官兵們品嚐這些可口的平時吃不到的蛋糕和多樣點心，發自內心地說：“這是人民群眾擁軍愛警的一片心啊！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加倍做好保護地方人民群眾安全工作，為老百姓安居樂業，生活得更加美好做出新的更大貢獻！”

于氏父子，多次受到明水縣委、縣人民政府、縣人民武裝部的表揚。這正是：軍民魚水情深似海……父子擁軍整三十載！

特約通訊員【黑龍江·明水】呂世申



門衛劉師傅不知道從哪里弄來了幾株野草，種在了小區人行道邊的花圃里。我問這是什么啊，他神秘地笑着說：“這是夏天的好東西。”

出于好奇，我每天從那里經過時，都會瞄上它們幾眼。它們耷拉着，一副半死不活的樣子，多少讓我有些失望，對它們的興趣也慢慢減退。

一周後，等我出差回來時，不經意間，它們居然長得鬱鬱蔥蔥，還冒出了不少小嫩葉。我不禁蹲下來仔細端詳它們：只見橢圓形的四片葉子對開生長着，葉邊像鋸子的齒，葉面上毛絨絨的，生機勃勃。我湊近聞了聞，一股清新的香味撲鼻而來。

那天上班，劉師傅摘了些葉子，隨手給了我幾片，說這是薄荷，洗乾淨後泡茶喝可以消炎止痛、生津潤喉。到了辦公室，我迫不及待地吧那幾片薄荷葉洗淨放進茶杯，沖上開水，透明的玻璃杯一下子就溫潤起來，水變成淡綠色，薄荷葉浮在水中，像一幅淡雅的山水畫。我打開杯蓋，一股清香瞬間沁入心脾，抿上一小口，頓時感覺喉嚨特別舒服清爽，齒頰生香，心情也變得舒暢起來。

一番查詢資料，我這才知道薄荷在中國歷史悠久。西漢的楊雄在《甘泉賦》中寫道：“攢並閭與芟(bá)兮，紛被麗其亡鄂。”“芟”就是薄荷。《本草綱目》中記載：“薄荷處處有之。……夏秋採莖葉曝

像薄荷一樣芬芳

干。稀用，或與薤作齋食。近世治風寒為要藥，故人家多蒔之。……吳、越、川、湖人多以代茶。”

原來薄荷富含的薄荷醇能“欺騙”人體感官，產生清涼的感覺，所以中醫多利用它“辛香涼散、疏泄清利”的功效，用來治療風熱感冒初起、頭痛、目赤、喉嚨腫痛等症。而在我國農村，薄荷很受歡迎，南方人多將薄荷草曬干，放入枕頭內，據說能去乏解暑，有利睡眠，整個夏天都能“高枕無憂”。

後來我去雲南旅遊，才知道雲南人對薄荷的喜愛到了極致，除了用薄荷當調味料，還當成蔬菜直接食用。或作為配菜熱炒，或炸成酥酥脆脆的用來墊盤底，或在一鍋滾燙的魚湯、牛肉湯或羊肉湯中，加入足量的新鮮薄荷去腥、去膻、解膩。所以，有人說，雲南的空氣中都飄盪着薄荷的味道。

從此，我家的陽臺及辦公室的窗臺上便多了一盆薄荷。炎熱夏日里，當我疲倦的時候，凝視窗外那生機勃勃的薄荷，聞着她散發出的清新舒爽的香氣，頓覺疲勞全消，愜意無比。

薄荷雖然平淡，但它是一種充滿希望的植物，它的味道沁人心脾，它的清爽能滲透人的每一個毛孔、每一寸肌膚，那是一種異樣的、幸福的感覺，能夠讓那些曾經有所失的人得到一絲安慰，難怪薄荷的花語是“願與你再次相逢”和“再愛我一次”。

聞着薄荷散發的清芬，我若有所思。人生難免有許多錯過的人或事，能再次相遇、相親相愛的機會少之又少，但越是那樣就越是想念。當想念變成懷念，我便更加懂得了珍惜：珍惜眼前的人，珍惜眼前的事，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，珍惜眼前一切的美好，像薄荷一樣散發迷人的芬芳。

作者簡介：鍾慶作，贛州市作家協會會員。有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、故事散見于上百家中外報刊。有多篇作品入選年度選本和在全國徵文中獲獎。

棋王

老張是本地有名的棋王，最近卻焉了。幾天前，老王和老張在路邊下棋玩。正當老王舉棋不定時，一個老頭擠到跟前對老王說，跳馬。

跳什麼馬，沒看見啊，卒子絆腿。棋王老張瞟了一眼老頭子得意地說。

啊，還真是滴。老頭摸頭不好意思地說。

眾人哈哈大笑。老頭不語，看了一會，輪到老王走棋，他又指着老王的炮對老王說，炮打車。

呵呵，炮打車？你自己老帥不要了？你這不成了自將了嗎，就你這水平也出來指指點點，簡直把人家門牙都笑掉了。棋王老張一手捂着嘴一手點着老頭的腦瓜說。

哈哈，眾人又是大笑。老頭突然火了，指着老張說，我倆來比試一下，一盤五百元。敢不敢來？說着就從兜里掏出五百元，放在了棋盤上。

棋王老張心想，就憑你剛纔指點那兩下子，我



就知道你是個臭棋鬼，別說五百，一千塊我都敢跟你來，我能贏你光屁股回家。老王拉着老頭的手說，大哥，消消氣，算了，他是棋王，我們都來不過他，你贏不了他的，白浪費錢。

沒事，我就不服氣，紅先黑後，一人一次。老頭說完便氣呼呼地坐在老王的凳子上，開始擺棋子。

棋王老張爽快地掏出錢，也放在了棋盤上。

在眾人監督下，你來我往，不一會兒，老張頭上開始冒汗了，心想，乖乖，這傢伙怪來勁啊。這不，一不留神，老張第一局便輸了，為了面子，老張紅着臉又掏出錢說，再來。

誰能想到，老張一個晌午連續輸了幾盤，一次也沒贏過，身上錢輸光了，老頭便起身告辭，鑽進了路旁的小車里，一按喇叭溜了。

所有的人都老頭棋藝征服了，只有棋王老張還在望着棋盤發呆，有人回過神來說，乖乖，這老頭賊精，難道他就是靠這招發財的吧。

作者：劉培剛，安徽泗縣烙鎮村

活着

藤椅上，娥半閉着眼睛搖蒲扇，突然，手機里費玉清的《千里之外》劃破了寂靜。

“娥呀，這兩天俺老是尋思你！”

“老姐呀！尋思啥呀？我這體格子好着呢！”

“那年，俺讓你找個伴，你非得犯倔！”

“老姐呀，一把老骨頭了，土快埋脖子兒了，沒那個心思了。姐夫還經常出去打麻將嗎？”

“嗯……他老了……走不動咯！”

“都老了！我都覺得腿腳不靈便了。”

“老家的戲臺還在嗎？”

“怎么惦记上戲臺了？還想登台唱大戲呀？當年咱們三個人戲臺上唱呂劇《姊妹易嫁》就像是昨個的事。”

“瞅瞅，陳芝麻爛穀子的，你扯那麼遠干嘛？”

那年，她們姊妹都愛上了扮演狀元的姐夫，只是她把愛深埋心里，把祝福給了姐姐。呂劇有唱完的一天，她的深情卻綿綿無期。

半個小時過去了。

“哎呀，半個鐘頭都過去了，長途呢！不過日子啦？”

“孩子給交了200元話費。”

“那就再嘮十塊錢的？”

“嗯！”

一個小時過去了。

“姐夫呢？讓他來，俺和他說兩句。”

沒有回音，娥疑惑地重複了一遍：“信號不好嗎？”

“你姐夫老了！”

“我知道呀，上次打電話，他還說要回老家看看。老家戲臺拆了……”

“他的遺體已讓醫學院的工作人員接走了，他的眼角膜讓兩個患者重見了光明。”

“你說什麼？姐夫……”

“是呀！”電話里哽咽起來。

“姐夫……”

“莫哭！你姐夫他活在了兩個人的眼里。值了！”

“老姐！”

……

不久，娥在睡夢中與世長辭。她也曾簽署一份遺體捐獻書。

功德碑上，有娥的名字，有她姐夫的名字，並排在一起。

作者簡介：宮佳，筆名：紫竹。遼寧大連作協會員。作品發表于多家國內外報刊雜誌。

我是奔四的路上的一名老兵，雖然現在身在內地服役，但夢里依稀想念在新疆軍營的兵之初，回味那濃鬱飄香的饅餅，因為那次拉練那塊色澤金黃、沾滿芝麻的饅餅就鑄刻在我的心里。

饅，也叫饅餅，是維吾爾族群眾生活中的主食之一，其外形類似于漢族的燒餅，雖然取材都是麵粉，但在其做工、外形、味道上都與燒餅不甚相同。新兵下連後的拉練，部隊開赴到了伊犁的花果山地區，出發前，連隊給每人發放了兩根火腿、一瓶水和一大一小兩個饅，大饅直徑約60公分，中間薄，邊緣厚；小的直徑約30公分，則中間厚實點，邊上薄，接過這份摩托化行軍路途的午餐。我嘟囔了一句“這麼難聞的味道怎么吃，肯定沒啥營養，還不如多發幾個麵包呢！”

“全連都一樣，就你屁事情多？”

我雖然心里不樂意，但還是悻悻地把手里的午餐隨手掖進了軍綠挎包里，沒再去管它。到達營點後，經過搭帳篷、設置野外營區等環節的幾個小時折騰，等到肚子咕咕叫提醒我快到開飯時才發現，上車下車、蹦上跳下挎包扣松了，把饅給顛簸丟了。班長髮現我的窘境後，“饅有營養，你丟了，也就沒營養了！”順手把他的饅塞給我一個，挨着我席地而坐，告訴我饅是邊疆群眾的主食，居家少不了。本來腸胃不好的我硬

還是跟班長說“我吃不下”班長說：“忘記指導員教育課上跟我們講的在西藏能吃飯就可以立功的故事了。如果連吃饅這點事都吃不下，你還能適應部隊的生活嗎，練兵從練胃開始！”

在班長反復勸導無果後，於是班長捏着我的鼻子屏住呼吸，讓我硬著頭皮張嘴吃饅，後來慢慢地才吃下去，慢慢咀嚼後，饅嚼碎後才慢慢地越嚼越香、越筋道。反復幾次後，班長的辦法宣告成功，我能自己吃饅了。但從班長教我吃饅的過程，讓我感受到了上甘嶺上那個蘋果的意味，胸腔里瞬間陸騰起一股熱熱的暖流，讓我感受到了從戰場才能體悟的戰友情、兄弟誼，原來作家筆下的戰友情深就在我身邊。

拉練返營後，班長帶我外出專門去了伊寧市斯大林街賣饅的那段，目睹了饅們聲勢浩大



難忘饅香夢中飄

的饅餅街，花色品種之多，着實令人嘆服。大的粗獷如鍋蓋，小的精緻似杯蓋，最大的饅作了墊底，按個頭大小依次套上呈塔形擺放，讓我大開眼界。這邊戴白帽子的維吾爾族人，正把擀好的粘滿了芝麻粒兒的饅胚，貼在土制烤爐內壁上。烤爐口小肚大，正像內地的吊爐燒餅似的，烤爐旁的案桌上，冒着熱氣與香氣的饅色澤金黃、形體圓潤，讓不少來來往往的行人賞心悅目。從此以後，每次外出，戰友們都會帶回幾個灌注了雪域邊關、大漠風沙和民族特色的饅餅，像是要把

思親戀家的情緒吃掉消化，戰友們也都愛上了饅。

接下來的部隊維護執勤、野外駐訓中，饅都成了不可或缺的食物，揮汗如雨的訓練後，盛上一碗蘿蔔炖羊肉，手撕幾塊樸素平實、其貌不

揚的饅泡在碗里，細嚼慢嚥、邊嚼邊咽，個別滋味可與海鮮相媲美！饅不經油煎炸，而是烘烤出面的香味濃烈而純粹，其外表像西北的漢子那樣粗獷豪放，具備着許地山筆下花生的優秀品質，讓人久久回味，壯實人的身體，滋養人的心靈。98年入伍到新疆工作十多年，新疆的那座軍營已成爲心中一個輕易不去觸碰的心理結痂處，部隊伙食一天比一天好，饅逐漸地淡出了餐桌，回望軍旅，吃饅經歷早已被時光釀成了回憶的塵封的美酒，反而讓我更加想念那熟悉的味道。

從新疆回來近10年，偶爾邂逅伊斯蘭美食的烤饅，欣然購買後咋也品不出新疆新兵吃饅的味兒，是南橘北枳的原因，還是食材製作過程的程序緣故；是生活環境改變了我的舌尖味蕾，還是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淹沒了往昔的幸福滿足，亦或是內心深處依然還着戀兵之初的苦樂情結？眼下又要八一建軍節了，與遠在新疆的戰友話聊，戰友調侃問“需要點什麼，發幾個新疆的瓜麗(姑娘)么？”我回絕說，物流這么方便迅捷，瓜果特產在商超里隨處可見，唯獨難以嘗到正宗的新疆饅，給兄弟伙遞幾個饅來吧！

作者簡介：柳鳳春山東省聊城市武警支隊政治處

